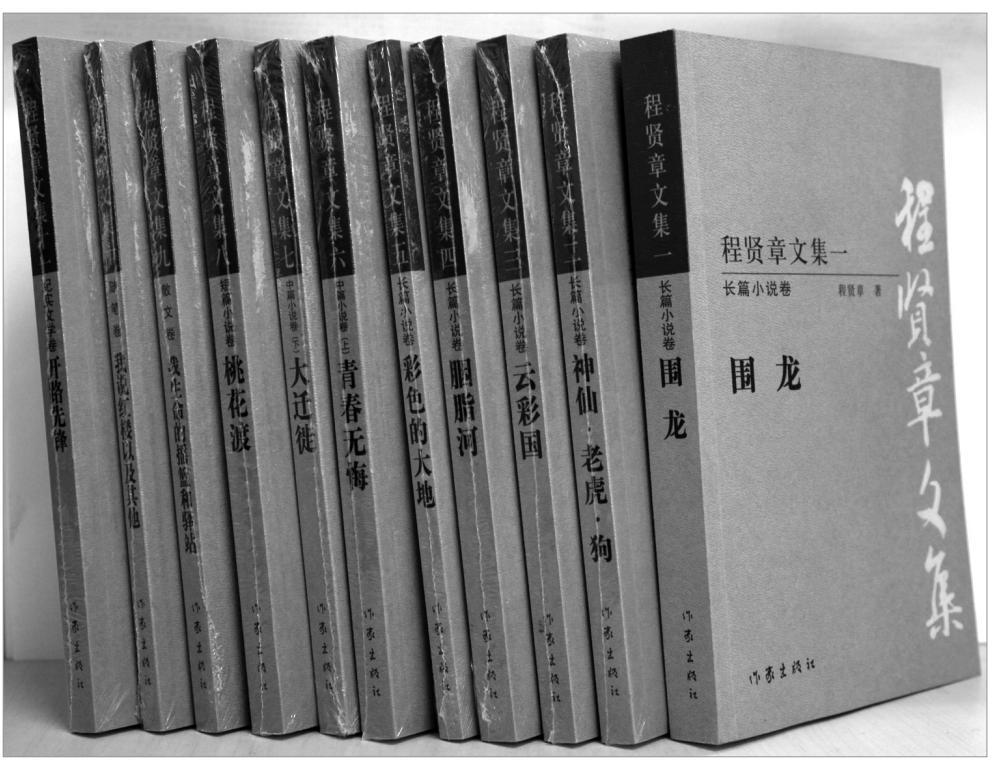


# 客家文学史上的重要文献

——与贺平谈《程贤章文集》编辑历程



近日，笔者专访作家出版社编审、《程贤章文集》责任编辑贺平。她回顾了文集的编辑历程，畅谈文集出版过程背后的点滴故事，对程贤章先生数十年的创作给予极高评价。

刘军：您曾经编辑过大量的作品，200多万字的《中国治水史诗》也是您精心编成的，这次程老的文集出版，您再次担任责任编辑，这是出于巧合还是一种特意的安排？

贺平：其实对我来说，当初编“治水史诗”的时候，它就是社里派给我去做的一项工作。这次合作出版文集的时候，程老要求还是让我来做，所以第二次合作不是巧合。

刘军：《程贤章文集》共有11卷、400万字，这套文集有什么特点？怎样评价这套

文集？

贺平：其实对一个作家的文集特点是不好评价的，因为作家是以他一生的精力在创作。尤其是他创作的跨度长达四五十年，从1959年第一部小说《俏妹子联姻》开始直到今天，对于年轻人来讲，这是不可思议的。像这样一个宏篇巨制，你说它的特点怎么可能说得出来呢？一个人几十年的变化有多少呢？比如他的文字就在不断的变化。

但我们也可以说它的特点，谈它的主流意识，谈这个文学的精神价值在哪里。其实，在人类文化艺术的历史长河里，任何优秀的作家，他们可能都有缺点，包括我们这个文集，要挑它的缺点肯定有的，但它们最大的价值就是它的特点。这本文集最主要的价值和特点就是他的客家文化符号，所以将

《围龙》放在第一卷就是这个意思，可以说，这个文集是客家文化的代表作。

刘军：在编辑的过程中，您是采取怎样的编选原则去对程老的作品进行取舍？遇到过什么困难和问题？

贺平：我觉得我在编排这个文集的过程中非常感动，因为就像是看见一个人在一步一步地、很艰难地，而且是充满激情的、执著地在文学的路上走了几十年。我看他的脚印、他的背影。

编这个文集的时候，我没有像一般文集的编排顺序那样按照时间顺序去编排。我给它们排了一下队，我认为他的代表作就是《围龙》。我把《围龙》放在第一卷，因为我觉得《围龙》这部作品是作者创作的精华，应该说，他生命的爆发点在这里充分体现出来了，这是他一生所积累的文学经验和生活经验的一个体现，是一部客家文学、客家文化的代表作。

凭着我作为编辑的感觉，我觉得他这部作品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会越来越显示出它的价值。可以确定，这部作品描写记录了客家历史、弘扬了客家文化，它的影响力凝聚力会让全世界的客家人在这里找到自己的精神家园。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会越来越显示出客家文化的力量，可能会成为客家文化的符号。我们肯定是把最精华、最经典的东西放在首位，因而把《围龙》放在第一卷。下面排下去是五部长篇，然后是中篇两卷，然后是短篇小说卷，接着是散文卷、随笔卷，最后是纪实文学卷。

其实还有两卷是勇芳提供的评论集。那些文章写得真不容易，我在那里看到了程老的威望，而且我看这些年来有很多人在写他的评论，他的影响力多大啊。这是一个广交天下豪杰的人。看了那些评论，其实我是不忍心枪毙的，但这是个人文集，要是选进那些评论，这个文集的价值就冲淡了，所以我就把它“枪毙”了。但是我做了一点小技巧，我尽量地找一些名家的评论，分别在每部书里作了代序。我觉得这些文章跟作者的作品是相匹配的，所以我希望读者在拿到书后一翻开，就有一个著名作家的评论在前

边，这是不错的。像邓友梅、雷达、缪俊杰、廖红球、肖建国等作家的评论都收录了，这些文章编进去之后我心里就比较踏实。

刘军：您对程老最深的印象是什么？您对程老的作品和创作活动有怎样的评价？

贺平：我在开始编“治水史诗”的时候，我看他1959年的作品。看到了一个作家的足迹，看着他远去的背影，就这样看着他几十年走过来，我心里非常敬佩他。

我对他印象最深的是，一直到现在，他的作品仍然保持着一份激情，这个非常难得。他为什么保持这份激情呢？就是他对文学的献身精神，没有功利，很纯粹，又非常彻底，怀着对文学的热爱，这种奉献精神不是普通人能有的。大部分人都是五分钟的热情，但他是几十年这样坚持下来的，非常不容易。

可以说，我对他所有的认识都是通过他的文字。从他的文字中看见他一点点地成长起来。他的作品就像一瓶老酒，年头把它埋藏起来，你把它拿出来，会发现它越来越香、越来越醇、越来越浓。他在2005年的时候，还是那么有激情，比过去成熟，却还是那么光芒四射。他是怎么保持那样旺盛的创造力的？这真给人一种震撼。看到一个人几十年的积累和创作，就足以让人掉下眼泪。

我不会空谈理论，其实我也觉得不用谈理论，一定是先有文学，后有理论。我们就谈文学，因为这个文学已经把你感动得要命，就没必要去谈理论了。

刘军：对于年轻的读者和作者来说，最应该从程老的作品中汲取哪些养分？

贺平：如果说我们年轻人要从程老的作品里汲取什么东西，我觉得首先是他的献身精神和人格魅力，这种执著求实的、刻苦勤奋的精神就够我们学一辈子了。

我觉得应该这样比喻，程老和客家文化的关系是雨水和大地的关系。从地域上来说，他是梅州的，是广东的，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刘军：这部数百万字的文集成功出版，还得益于哪些因素？

贺平：这部书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幕后人物——杨钦钦，没有他的支持，我们这部书是出版不了的，这是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还有作者的儿子勇芳，在文集编辑过程中，作者已经生病了，这400万字的书稿都是勇芳把它集中起来的，作为我们的特约责任编辑，他是当之无愧的。

## 花落红尘也是真

□叶梅

作尘埃，轻轻地来，轻轻地去。

由农业化转为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这一过程创造着许多奇迹和浪漫，同时也无情地抛弃了许多农耕文化的脉脉温情，以近似于残酷的竞争和拼搏取代了彬彬有礼的温良恭俭让，相守已成为传说，承诺只是在一定的契约中存在，人与人的情感比任何时候都显得脆弱。李素红是一位“70后”的女作家，她和她的同龄人一起感受着改革开放。如大浪淘沙，旧的东西被席卷而去，新的价值尚在人们的思辨寻觅之中，李素红以她的姐妹们的故事，表明女人们无奈的选择：“如果有天没有了亲情，我会等待爱情，如果有天失去了爱情，我会寻找友情，如果什么都没有了，我会悄悄地离去。”这在许多人看来有些奇怪的顺序，其实是含有深意的，李素红想说明的体验是，或许在今天，友情比其他情感更为靠谱一些。这是女人们在曾经沧海难为水之后的一再退却，也是她们最后的感情寄托。

《花落红尘》中有许多独到的也是流行的思考，让人读来常有会心之处，或是人们常议论但并未归纳的，或是常从心里过但未说出来的，或是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那都是女性的话语。比方说，“男人在他事业辉煌时，迎接他的是鲜花和掌声；而女人在她事业成功的那一刻，更多的也许是他的

猜忌和蜚语。所以一个优秀成功的女人，要有聪明的才智，女性的柔情，健康的身体，勤苦的经营。”社会需要女人去适应，而不是适应女人。在今天，女人比男人更需要坚强。她说女人好比是梨，男人吃几口是酸的，就把心给扔了，因此男人从来不懂女人的心。而男人好比洋葱，女人剥一层流一次泪，剥到最后才知道，实际上是没有心的。每每到此，书中的女人们就不能不痛心疾首，小说表达出非常强烈的女性意识，也折射出社会所存在的妇女问题。《花落红尘》中的男性，十之八九都是虚伪、自私的，尤其表现在利益和情感上。比如表面上的正人君子韩俊当着老婆连接一个女性的电话都不敢光明磊落，假装正经，但实际上早有情人，一旦情人怀孕，马上就翻脸不认人。而蓝琳深爱的丈夫在女儿生病时却离她而去，很快就有了新欢……这些男性浮躁、享乐至上的情节，采自目前喧嚣世态之中的形形色色，具有一定的典型性。

《花落红尘》既有对某些人性丑恶的酣畅淋漓的批判，更有对人性美的追求。李素红笔下的主人公蓝琳及她的姐妹们，虽历经坎坷但仍不失内心的善良，一如江南水色，美是这些女性话语的底色。正如她爱美的性情一样，对于语言的使用，也是在美的考究之中。

李素红以满怀真情和坦诚的倾诉完成了她第一部小说的写作，在今后的写作中，期待她对生活的进一步超越。这个时代不光是女人，还有男人也同样感受着纠结和迷失，我们共同面对着山的险峻、路的崎岖；而女性的解放不仅需要社会的反思，或许更重要的力量是来自自我内心的觉醒。在那个下雨天的夜晚，李素红在杭州的窗下，以她的聪颖或比我们想得更远。

## 成长与转型

□丁东

无邪的友谊之中。后来她们进城了，脱贫了，但面对权力的扭曲和金钱的诱惑，不得不陷入更深的苦闷和更大的凶险。四个女主人公蓝琳、晨依、景菲、芙蓉，或教书，或从艺，或经商，或做官，但她们的命运都充满了悲剧性。她们向往美满的亲情、真挚的友情、纯洁的爱情，为之追求，为之奋斗，到头来总是镜花水月，没有一个人得到圆满的结局；其他女性，包括她们的母亲、老师、同学，其命运各异，但几乎无一不具有悲剧性。从乡村到城市，从市场到官场，从家庭到社会，四处险象环生，潜规则几乎无处不在。蒙昧是伤害，放纵也是伤害，背叛是伤害，失落也是伤害。这40年，中国性伦理、性文化的改变特别急遽，在这个改变中，不论是性暴力、性交易、性出轨，还是感情的背叛、婚姻的解体，受到更大伤害的往往是女性。作为一个具有鲜明性别意识的女作家，她对这些伤害格外敏感，体察得格外淋漓尽致，这构成了小说情节进展的主要动力。

一些专家指出，这部小说不成熟，技巧上有不少缺点。但我认为，技巧不成熟或许是这部小说的可贵之处。这是李素红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是处女作。因为第一次驾驭长篇小说，所以把自己生活体验到的所有感动，都毫不吝惜地投入进来，让人感到细节密度特别大，这正是小说打动人的原因所在。作者将来再写第二部、第三部长篇小说，技巧可能走向成熟，但细节是否还能这么密集？恐怕是个疑问。在文学史上，很多作家的处女作就是成名作，就是代表作。如果技术上圆熟了，真正的生活积累却稀释了，反而不美。当然，我的祝愿是作者越写越好。

当万家灯火、百姓共庆壬辰年元宵节的时候，居住在梅州市的老作家程贤章获悉《程贤章文集》已由作家出版社如期出版，这部文集凝结了作者半生心血，可以想象，程贤章老先生在听到这个消息后是何等的高兴。

事有凑巧，程老参与创办的梅县地区委机关报《梅江报》，就在40年前——1972年的2月创刊。那时的程老，是戴着镣铐跳舞的人，他又要办报，又要接受没完没了的讯问，可他对于办报，还是那样的全身心投入。《梅江报》于1972年1月试版，试版之时，他负责副刊版，创办了“梅花”文艺栏目。从试版开始到今天的《梅州日报》，程老一直坚守着副刊阵地。据我回忆，潘逸阳、范以锦、何东平、廖红球、杨宏海都在“梅花”副刊上发表过作品。

程老走报人、文学之路，始于20世纪50年代。据他自己讲，他被调进《汕头报》时，有点白皙的灰色味道。他走过的道路，泥泞曲折、布满荆棘。有一次，我给他背诵时任广东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的卢瑞华给他从事文学创作50年的题诗：

拜别国龙五十年，谦称文苑一农夫。  
彩色大地勤耕作，青春无悔十部书。  
神仙老虎寻常见，胭脂河畔写客都。  
任凭世事大迁徙，仙人洞外起宏图。

背完之后，他说：“神仙老虎寻常见，胭脂河畔写客都，你活得是何等惬意啊！”程老马上纠正说：“你看看我的《我生命的摇篮和驿站》，就知道我在摇篮和驿站中的苦涩滋味了。”回到家里，我翻开这部书，在《不算后记》中读到这样的话：

“我的朋友、金融家伍池兴在我送他的《神仙·老虎·狗》上，自己题签：‘非虎即狗，哪有神仙？’我对他说：‘我一生没有权势，长期与狗为伴。’这不是我故作谦逊与诙谐……”

正因为“长期与狗为伴”，所以，程老也要借助别人的赞颂来品味神仙、老虎的威严，尽管这是凡俗中事，但他还是需要这种心理的满足。2007年10月，程老约我去闲聊黄香铁的《石窟一征》。我刚开口，程老说：“别急。我先说说接受梅州电视台采访的事。”

我借这个机会说：“你现在是醉入花丛，一片赞扬声，没有人在你面前说‘不’。世间有两种人最爱听奉承话，一是上了60岁的人。你今年76岁，是‘花甲之年’，再加上一个‘二八佳人’之年，不但爱听，而且比别人更爱听。二是有成就的人。你今年办了两件喜事：召开两次座谈会，分别纪念你从文50年、从教50年。上上下下，对你赞赏有加。你是‘成就大大的’，你说，你喜欢不喜欢听奉承话？”

程老说：“‘奉承’一词太刺耳，喜欢听表扬话倒是真的人就是这样古怪。别说喜欢别人奉承；有时候，在成绩面前，自己也会奉承自己。在为程老的作品《围龙》召开的研讨会上，程老从《围龙》想到客家情结，非常自负地说：‘写客家，100年内没有人能超过我！’尤其在受到别人奚落的时候，程老的自负情绪暴露得更加淋漓尽致。

文人的成就感，往往产生在自己的作品得到社会认同的时候。2009年12月9日，我打电话给程老，和他探讨报告文学的问题。程老喜形于色，在电话中大声问道：“我的报告文学得了奖，你知道吗？”他给我介绍了他的作品获奖的过程。

那是当年11月的一个星期六晚上，程老在北京会见几个朋友——《人民日报》原高级编辑缪俊杰、解放军总后勤部创作室主任王宗仁、《人民文学》原主编程树樸、北京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徐坤。朋友们说，他们正在组织新中国60周年优秀中短篇报告文学奖评选，下周三确定名单。程老说：“我写了不少报告文学，已经出了一本书。可惜，从我的老家寄到北京，少说也要一个星期。”在场的程勇芳说：“我带有几篇程老近期在报刊上发表的报告文学。”程老的几个朋友在程勇芳提供的几篇文章中选定程老在2008年6月13日《光明日报》发表的《一位大学校长的改革观》送评。几天后，北京朋友给程老传来这篇文章入选的消息。

细品程老的写作过程，仿佛随处可见到他勤奋行进的足音。2009年1月初，程老叫我看他新近发表的《叩首雅加达》。我看着看着，眼光突然移向文末的附记上。附记中有一段文字颇为有趣：“本文从雅加达写到香港，写到广州，横跨万里。因没带稿纸，只好‘就地取材’。在雅加达用的是我兄弟上40年代用来写家书的信纸，在香港是酒店给旅客的便笺，到深圳则用打字纸。‘无纸自容’，可谓‘潦倒自嘲’！”“去年12月28日，我在深圳飞北京的航班上，用留给旅客写遗嘱的便笺写了300字。”然而，最能体现他的勤奋精神的，还是他在一段时间内为自己立下的规矩：“一日一千字，一年一本书”。就是在这种勤奋精神的激励之下，他写出了《仙人洞》《长舌巷》。学者王贵忱曾经称赞程老：“贤章先生治学勤奋，堪称卓有成就。”时任花城出版社社长的肖建国在《程贤章小说选·序》中给程老的祝福是：“仁者寿。勤者益寿。”程老也多次给我讲过，勤，是他获得成功的诀窍。

洋洋洒洒11卷、400万字的《程贤章文集》是程贤章的得意之作。他是现实主义作家，他关注生活、深入生活，进而达到熟悉生活、热爱生活。生活，是他创作的源头；生活，是他的作品之所以能激情喷发的渊薮。他对我说过：“只要你愿意放下架子，迈开双腿涉足街头巷尾、走进百姓家中，你就会发现越到基层就越能捕捉到创作素材。”创作就是这样，只要你能在生活中沉下去细心体验，素材就会出现在你眼前。

程老就是靠喜欢走、喜欢看、喜欢听、喜欢问而获得创作素材的。譬如：他追念祖宗，写出了《围龙》；受乡土社会的孕育，写出了《青春无悔》；近距离采访站在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领导人、企业家，写出了《开路先锋》；通过蹲点的历练，写出了《台塘·阿Q·来福狗》；摄取自身经历的精华，写出了《我生命的摇篮和驿站》。在文学作品欣赏的行列中，我基本属于里巴人派。我曾经直言不讳地对程老表白：“我对文学研究甚少。我读你的作品，喜欢读的是《母亲》《完叔叔》《仁兄仁弟》《榄石先生》之类。”

品读《文集》，我也似乎听到了程老多彩感情的大声宣泄。他感恩、《恩师易征》《怀念恩师萧殷》，看题目就知道是感恩文字。他也记仇，他小时候家里穷，靠南洋亲属接济，叔父写信给印尼的亲属说，“千家粮富不奈一家穷，待至何时方止”，从中作梗。程老在《叔叔》中写道：“（叔叔）死后出殡，亲人包括我的母亲、兄弟都号啕大哭，我却连一滴眼泪都挤不出来。因为，我老是回想我偷看过叔父那封准备发往印尼的信。”有人借“莫须有”的罪名整过他，他在《我与文学》中以文人的方式给了狠狠的抨击。程老还多次对我说：“我就是我，没有人能改变我！”“没有人能打倒程贤章，只有程贤章自己能够打倒程贤章！”我全然知道他所指何人何事而留着一层纸没有捅破，只是对他说：“《坛经》在论及是幡动还是风动时说，不是风动，也不是幡动，而是‘仁者心动’。你常读佛经祈求修心养性，意在心如古井，诸事‘放下’，说时容易做时难啊！”末了，我念了两句诗：“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这两句诗，与其说是念给程老听，毋宁说是念给自己听。在人生的旅途上，谁不是在逆境与顺境的犬牙交错中走过来的呢？

写在《程贤章文集》出版之际  
——天道酬勤